陶樓文鈔

阿樓文鈔卷第九

貴筑黃彭年

重刊嘉祐足本孔叢子序

孔叢子一書隋書經籍志始著錄注陳勝博士孔鮒撰晁公武因漢志無孔叢子欲以儒家孔臧十篇當之又牽合附會以爲卽孔甲盤盂書李燽王謨紛紛辨詰考書中紀鮒之歿固不得謂鮒書又有紀延平延光中事亦安得謂爲孝武時之孔臧書也陳振孫以爲孔氏子孫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蓋近之矣考詰墨篇以孔子

卒時證白公作亂之事斥墨子爲虛造而雜訓篇記子思從夫子於鄭之語以年考之亦不合不幾郵而效之乎其書王霸雜用如欲以無用之貨弱人之國因疑非聖人之言至欲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則雖縱橫之士亦羞擧其說謂孔氏之徒而計出於此恐不然也在隋以前惟水經注泗水篇引孔叢之文其文亦與全書不類他書未有援引者朱子謂孔叢文氣不似西漢子則謂多魏晉以後人語如僞孔傳僞家語之類然古昔名言至論亦往往存於其中故司馬光作通鑑楊愼作先

聖大訓多采取之又中有小爾雅一書猶弟子職之存於管子亦考古者所不廢隋志作七卷晁陳志錄及文獻通考所記並同明鍾惺去連叢子及詰墨併爲四卷小爾雅不知何人併爲三卷何氏叢書復併爲上下二篇足本之傳於世者甚寡宋嘉祐中宋咸注成表進本尤不易覯錢遵王得空居閣藏本尚是從元人所錄重錄者陳君襄夔迺得宋槧本而什襲藏之近復重雕以廣其傳予嘗謂宋槧古書日就亡佚獨賴好古之士珍護而刋播之是亦守先待後之一端因嘉襄夔之舉而

爲之序

居學錄序

國朝黃州講學之家最著者曹學士厚菴予見其八世從孫仲惺茂才問學士遺書出居學錄蓋當時與及門析疑辨難之語其弟子高發崙孫光昜稱述中載爲學說日用淺言之屬則學士所自著藏家塾未刻按攺亭所撰行狀作居要錄行狀稱學士生平撰著自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乃初有得於道之言後盧傳附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門人

胡兆鳳輩謂非學士志因別編切問錄一卷載學士論學語未行世按此編大旨言講學不外窮理盡性多宋姚江白沙之語與朱子並論蓋其生平得力本於致良知繼乃體物隨分至末年言曰當知道甚簡易勿過求之苦難又曰可無陽明不可無朱子則學日進而有定論故論者謂此編非學士志也然言簡而不支事切近而易行不合於道者鮮矣予惟楚北自二程居黃陂後傳其道者元則趙仁夫 國朝則熊文端爲得其宗而明之耿恭簡兄弟郝仲輿李承箕瞿九思李之泌輩雖

所入之門徑不同所造之淺深不一其馴致於大道則所謂殊途而同歸也學士卒時年甫四十餘已得指歸使竟厥緒何患不優入聖域此編雖未極其至已足徵志道之堅切問錄不傳全集又佚因亟刋之以存梗概原本作居學義亦可通不復改題至其語有出入學者自知亦無煩爲之糾正

重刻弟子職集解敘

弟子職一書漢志列之孝經鄭康成引以注禮直題曰弟子職不別出管子則單行久矣厥後單行本廢故唐

孔穎達賈公彥疏解竝云在管子中至宋朱子表而出之與內則少儀並重既編入通解又采入小學當時始知尊信漳州教授張時舉有弟子職五書之刻目錄見文獻通考其書亦不傳　國朝北江洪氏為弟子職箋釋武進莊氏復增演之為集解而後此書大義故訓粲然著明予外舅大興劉公往年守辰州嘗敘而傳之茲唐君鄂生權守敘定將重刻以惠學者而屬予審正予惟是書之義尊師以養道習儀以養性歌詠以養情有馴習調服之功無躐等陵節之弊蓋養之童蒙而聖功

基焉夫人惟師道不立斯趨嚮之志不專而異端得以惑之禮儀不習斯嚴憚之心不切而非辟得以乘之若正先生之稱明弟子之事始以學則終以退習尊卑勞逸之分定而教學授受之源明則師嚴而道尊矣猶懼其放也於是乎以儀閑之周旋升降以動其血脈危坐駿作以固其筋骸餕饋灑埽之微執燭請衽之細朝夕從事以戒虛邪而懲驕惰庶幾乎言行之思中焉又懼其拘且苦也歌誦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其書之事則禮其書之體則詩使夫誦而習之饜而飫之言易入

而教易從於焉得其用情之正而馴致於聖賢之域則是書也揆之吾夫子力行學文之訓豈有異乎古之說者或以是書爲古埶成規或以爲管子所作予竊謂管子之作內政雜霸之術耳猶必使爲士者羣萃州處相與言義言孝言敬言悌而後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書在管子當日初不過教學之常書而所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與齊國而霸天下大略實基於此況夫振衰靡之俗明王道之大以佐　聖明之治操之有其本施之有其序可不夙講乎哉唐君

之守殺定也既修社學六十餘區刊養正遺規以詔郡之子弟復取是書而刻之可謂識致治之要矣顧集解之作徵引既繁閒亦偶誤不揣固陋略爲補正竝敘錄先儒之言涉於是書者別爲考證一卷使讀者知本末焉

附考證

劉氏向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序

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注應劭曰管

仲所作在管子書

朱子大學章句敘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支流餘裔　語類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至於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則教做對稍大則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又弟子職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恆為士作此以教之　又所謂曲禮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

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答潘恭叔書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以祭祀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則禮書大備

又答李季章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他書可發明者或

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此讀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少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注何焯曰馬驌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閻若璩曰馬公驌以爲蓋古塾師教條管子

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爾

許氏衡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竭力博志多文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教人爲學之道參以曲臺少儀弟子職諸書輯爲小學之書則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按詹齋先生出入經傳泛濫諸子百家靡不

研究稱師矣得朱子小學書讀之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皆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埽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求他師衆皆曰唯悉取向來俗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今之學者讀魯齋先生書可以知學問之要矣梅士亨謂弟子職詳於幼職略於聖功豈知言者哉

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小學類弟子職等五書一卷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

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篇

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焉教之數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嘗

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
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
而教法泯俗門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
其先誦讀雖多竟何所用

朱氏長春曰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
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
文詞近三禮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
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雜述
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埽應對進退此

足略具格式矣

屠氏義時童子禮序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婾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埽應對之節程子謂師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已姑息爲恩而爲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禮教廢

閣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
篇附諸儒訓蒙要語輯爲童子禮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采弟子職江氏永禮書綱目因
之其分章次曰學則曰蚤作曰受業對客曰饌饋曰
乃食曰灑埽曰執燭曰請衽曰退習凡九章而末附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二十字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八字蓋明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也
集解不標章目而分節疏釋大旨與通解綱目二書

相同惟以凡言與行至必由此始二十八字別爲一節以至於食時四字屬先生將食以下爲一節以先生已食至拚前斂祭十六字合先生有命以下爲一節以是協是稽莫食復禮八字爲一節與二書稍異按不標章目者存舊本之眞集解是也至於食時二書以屬師出皆起之下從此斷章語氣不了亦集解是也先生已食至乃還而立爲食畢餕餘之儀亦集解是也是協是稽爲旣拚復業之儀莫食復禮與昏將舉火義相聯屬且稽與箕辭之爲韻此則當從二

書者也凡言與行二十八字舊本在其次則已之後
已起紀始爲韻且言行本受業內事下言對客饌饋
以類相從文義亦應爾管子及二書相傳已久更不
煩更定也集解誤不可從
朱子曰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
到盡處也朱氏長春曰極止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
極惟虛受極
朱子曰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
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尙德不尙力之事沈氏鼎新

曰毋驕二語已具大人之學程氏敏政曰讀弟子職
可以去驕去怠
高氏愈曰孔子之言與弟子職相表裏入孝出弟即
溫柔孝弟之謂謹信即正直整齊志毋虛邪之謂親
仁即就有德之謂學文即朝益暮習之謂惟汎愛衆
一語弟子職教未之及於此知聖人之言隨在有萬
物一體之懷弟子當早培其根也
岳氏正曰復業問疑是大學問
沈氏維垣曰弟子職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何氏俊夏解嗛字引商銘嗛嗛之食不足狃也爲證按韋昭解國語嗛嗛猶小小也嗛當爲謙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師古注曰嗛與謙同莊子齊物論大廉不嗛亦謙字作嗛朱氏長春曰記長者未舉酳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此同嗛以齒之禮也

集解引說文拚箕屬所以推弃之也段玉裁注據篇海正弃爲糞推糞謂推而除之也當從段校改集解拚糞但有借字無本字也按說文𠦒部糞弃除也不得謂無本字拚糞糞字當是畚字之譌　問足何壯

疋舊本作所誤集解謂爲雅字亦非按說文疋足也上象腓下從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說文首引弟子職文者是疋字本義也音所葅切其以爲足字者形相近而叚借以爲大雅字及胥字者皆叚借也曰記者轉注也疋既有葅余切之本義自當從本義本音不煩叚借段氏玉裁曰問疋何止問尊長之臥足當在何方也內則曰將衽長者奉席請何止止一作趾足也

重刻弟子職集解後記

曩客西蜀曾輯弟子職攷證一卷畀今撫軍唐炯公刻於權殺定守時洎乎今茲二十有五稔矣古書僅存傳本日尠微緒藰廢致爲惜慨夫聖功之基實肇丱弁孔門心灋主敬尙焉繹繹斯文一則曰如見賓客再則曰如於賓客葢如賓如祭古之通諺也左傳魯論引無異詞弟子敬師此尤典要顧莊氏原編訓故綦詳而音讀叵畧昔者餘暇又曾廣其未及集爲補音如干條暨何讀一篇取便童蒙不厭煩淺今歲恭承　簡命備藩吳

中日愚與此邦士大夫求所以端人心維風俗正本清源之道無外乎是爰舉諸稿先付書局重刻之頒下郡邑傳授生徒果皆口誦而身習之又豈獨識庠塾之規知教學之序而非辟邪慢之心與夫佻薄浮夸之俗或將弗甘於惑溺乎語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則吾刊布之所望也其他敘次已詳不復贅云

重刻明刑管見錄序

道光中長白蘇完呢瓜爾佳氏穆翰虎臣與其兄韻庭先後官熱河治獄有聲虎臣述在官閱歷所得與韻庭

之言凡二十九篇題曰明刑管見錄贛皖鄂皆有傳刻彭年來秦復刻以貽學律諸君序曰律例法之一定者也獄訟情之萬變者也執一定之法治萬變之情則折獄尚焉易之豐旅皆以刑獄對舉互言而賁象則曰明庶政无敢折獄若折獄之難百倍於庶政者懔懔乎其慎之也周官小司寇以五聽求民情而都鄉遂之士莫不曰聽曰察曰辨呂刑曰簡孚曰審克而申之曰何監何懲康誥曰明慎曰紹聞而申之曰敷求別求誠以折獄之難不在口才之辯給不恃勢力之威嚴尤不宜逞

私智執成心以違道而干譽必視前人所已行者而規其則必求前人所已言者而審其端譬猶問途於已經之人學藝於居工之肆於是獄訟之來要其始終觀其情僞於貨則爲攘爲竊於土田則爲奪爲侵於人則爲誘爲姦爲傷爲殺釁郤何由魁從何辨首終何別過故何分幻何以譸張心何以疾很蠢愚失誤何以見原敗常亂俗何以不宥服何以上下權何以重輕罪辭何以明情兩辭何以中聽言何以擇辭何以差何以爲爭爲成何以爲疑爲反蓋情之萬變不可勝窮而恃吾心之

虛以啓吾心之明則操之有據而學之可至者也虎臣此編言雖淺近事理分明學者讀律之餘時瀏覽焉則以律例爲治獄之本而此編爲折獄入門之資庶乎其不差矣原書有評本列上方今並稍爲增刪采入分注略使整齊取便觀覽

營田輯要後序

右家君所著營田輯要內外篇凡四萬餘言先是湘鄉劉公奉命撫陝慨念回亂初靖軍食浩繁逃亡未復田野未闢遂疏請籌辦屯田而以書抵家君詢利弊家君

既爲陳十二難復徧假官私書雜采輯之成是書於前人成法古今積弊以及農家者流制田物土之宜大略具備大旨在於用民而不用兵科則欲輕起科欲緩爲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男彭年校字訖廢然而歎曰是非所謂不忍人之政哉軍興以來民困極矣府廳州縣之被賊者或一至或再三至或數十至賊之所據或數月或數年老弱之民不死鋒鏑則死溝壑其壯健者幸不裹脅則散之四方又幸而賊去富人慮廹以輸助貧戶多窘於歸資其來歸者又苦於牛具子種之無出於

是土不得墾土不得墾則民益不得食不得食而至人相食有甚於易子析骸之慘者遠道聞之猶惻然有動於心或至欷歔涕下而況身親見之而有父母斯民之責者乎夫濟民之危莫如賑貸賑貸不可以常則莫如招墾朝廷責之大吏大吏責之守令爲守令者豈獨無不忍人之心哉乃或窺上官之意而貌爲儉勤或慮上官之責而詭爲文飾顧忌多而詐僞百出甚至坐視遺黎之顚連困苦而莫之省憂仁人固如是乎夫治事在乎法而行法在乎心心有所不能知者限於智也心有

所不能至者局於才也然苟有是心則窮於所不能知而智出焉迫於所不能至而才出焉故孟子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無是心則無是政吾終不敢謂爲民父母者之無是心也家君是書於任人得失三致意焉其以是也夫其以是也夫

醫學三書合刋序

慎疾芻言洄溪醫案各一卷吳江徐靈胎大椿撰經驗方一卷吳縣葉桂天士撰舊本並藏陳君襄甓家予考袁枚文集靈胎所撰凡六種　四庫全書子部收三種

存目一種其三種疑即芻言醫案芻言一種海豐張柳吟改題曰醫砭蓋緣靈胎所著醫貫砭而誤其實非一書也天士生平無所著述世傳臨證指南醫案稿文恭序謂皆門弟子所爲則經驗方一書未知果否出天士手要亦門人取其方藥治驗錄而存之者也靈胎天士同以醫術得名靈胎承霓發之後家學淵粹其辨本草之精微考素靈之軌範鍼剖利弊洞見本原天士則天姿頴悟意斷若神不盡得之學問故芻言宗傳治法必衷一是其於秘方詭誕辨之尤嚴凡天士所用新奇

之品多靈胎所力詆者天士則以意用法視天下無不可入藥之物譬猶治國者或嚴辨乎淑慝或控制乎羣材其爲治也不同要歸於去病民病國之端以培元氣學者得靈胎之書而讀之以之治己而明哲保身以之治人而謹愼寡過天士之方姑存以備采取焉斯爲善學者矣陶君慰農集貲取三書合而刊之予以醫案有務虛名稱貴顯之語如錫山邵新甫所譏者屬劉君份士刪正因爲之序

有不爲齋筆記序

道光中桐城光律元先生自直隸布政使謝政歸著筆記十卷經史百家及所聞見攷證詳核咸有根據蓋沿班固所謂議官雜家之例嘗自比於夢溪容齋兩家之書先生少應童子試解三星毛鄭不同學使汪文端公因雜舉天文數事問之辨難不窮及乎炳燭之明用志不紛又多聞桐城諸老宿論議是以文章之美攷辨之精有可與惜抱援鶉並傳者先名宦公未遇時從遵義唐威恪公受漢書道光壬午舉於鄉出先生門人謁先生謂熟蘭臺雅故是以先名宦公誠服先生獨深今觀

筆記中如辨蓺文志注之誤訂地理志蓮勺之譌於漢書研索極詳所以知先名宦公者爲有由也咸豐以來東南兵燹先生詩文集及筆記刻板並失光緒十四年彭年備藩江蘇先生孫進修以重刻詩文集見貽兼攜筆記稾本彭年體先名宦公志復刻之十月病起校讀一過竊羨先生解組歸田研精耽道昔東坡稱歐陽永叔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予三復之輒自慨焉遂書簡端以板歸光氏子孫使附集後以傳先生初官刑部精於讞獄出任直隸按察使屢有平反擢布政使以忤

大府病歸直聲甚著事載志乘

遯菴日記序

遯翁年二十舉於鄉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入翰林又六年告歸越十有七年奉　召入都是爲同治八年在官期年復告歸子朱子之在宋也召則未嘗不來來則未嘗不去遯翁蓋心儀之願朱子立朝不過數十日而遯翁期年是久速之不同也朱子欲有所言盡之而止遯翁不盡而言言而見從是語默之不同也而同歸於遯同者其志不同者其時也故效朱子之號遯翁歸而

顏其居曰遯菴以見志日記以得假出京之日始

黃忠端公明誠堂十四札序

序曰先生之居明誠也神州陸沈鼎湖血戰滄桑志感薪膽勵心或疑聚迂疏之儒講不急之務皐比坐擁堂構經營亦已傎矣況乃四海遏密而鼓樂歌詩國社爲墟而肆筵設席雖曰盛會實悖禮經稍知理義宜不肯爲大儒乘教動爲世法豈有是乎蓋綜先生文行論之然後知年譜所記有其道甚大而世莫能知者焉有其事失實而書難盡信者焉年譜記先生開明誠之會行

撙莫之儀酬酢從容問答如響始會者五十三人再會乃三百八十四人竊以道之所在責無可辭治與亂之機在先知覺中與才之養有賢父兄雖運有隆汙而道無損益先生有言仁義禮智是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縱令生民塗炭天地崩穨猶吾身色有時毀壞皮髮有時損折吾此性上白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又云國家鼎革之時士民辨弁政要探討此項消息當路君子平居不能安民定志臨變不能逆折姦萌雖有常山之蛇成何首尾就使貔貅成羣終作犧牲不得痛哉

言乎斯則向孔顏尋樂不與夷齊共隘者矣當時及門被服仁義或周旋乎患難或從死於敗亡講學爲益於斯可驗世乃詫紫陽門徒之多譏子輿從者之泰豈知文中之際隋唐兩生之値秦漢自古有死斯文在茲此賢哲所傷心而愚蒙難共語者也至於譜稱鳴鼓擊磬詠歌獻酬比諸玉振金聲實則食稻衣錦蓋文人聲悅之習非史家紀實之詞攻先生首倍講席疏論奪情手爲孝經期明大義豈有君父同尊哀樂柰節劾人則厲責己則寬此難信者一也方先生初聞燕都之變爲位

鄴圍北望闕下祖髮而哭躃踊而號其文曰攀龍髯而不逮迸淚自天奮螳臂以莫支劊肝出地又復追惋時事懸爲詩章山哀浦思淒焉引歎舐血嚙齒語肩世道何至創痛鉅深遂乃歌哭並舉矧問業之徒多氣節之士苟或有瑕可指豈其諍辯無聞此難信者二也明誠之初會也縣閒樂作先生遂輿入告文明夫人曰予心奚痛夫人悲曰夫子身在畝宮心憂天下豈四海有非常之變乎已而國郵傳書思陵死社正是日也夫忠孝出於至誠痛癢關乎一體豈有相聯萬里猶聞樂而動

心既遭大喪轉設樂以款客者乎此難信者二也且初會之期與明亡同日予平所述信而有徵乃史稱丙午譜紀庚申傳聞異詞疏舛實甚今者褒忠之典逾於勝朝從祀之議炳於千古倘因載筆者設詞之謬反啟攻古者違禮之譏是則論世知人決疑存信辨誣之錄雖無俟乎黴天刋誤之書不容已於糾正者矣因證手札檢閱年譜遂備論之附於卷末

受研圖序

予友陳君居憂服之中予往問之君執所爲受研圖涕

泣告予曰元祿十二三歲時與諸昆弟從大父讀書錢塘特見愛異嘗授以海甯陳文勤公遺研大父所賞愛也攜至京師龔定菴禮部假去遂失今吾大父卒已五年吾父卒又六月矣維手澤失墜懵然有悼於志予曰善哉君之不忘祖也雖然杯棬圖籍器也其小焉者也仁義禮智道也其大焉者也工之繩墨斧斤也巧存焉庖丁之芒刃也神行焉夫喻子孫於道懼其有所忘故受之以器使觸於目而震動其志果其志於道也器雖亡何傷其不志於道也是執繩墨斧斤而不能爲工持

芒刃而不能一割也予嘗讀君高祖句山先生家訓諄諄以忠孝自命又謂讀書當引之於身嗚呼君之所以不忘祖者當更有在矣

儀孟園圖册序

黃子覲虞解館職將返於湘與弟有壬奉其母以居乃取杜甫之詩以名園曰儀孟爲之圖記京師士夫爲詩文述其事既而　天子下詔舉廢職京師去官者若干人　詔起者二覲虞與焉或曰覲虞當歸而事母或曰移孝作忠其友黃彭年曰監利有王子子壽者舉進士

官主事棄而歸養母壽九十新城有王子重三者舉進士官知縣棄而歸養母壽百齡樂亭有史子晉崖者不仕養母今年八十有五是三子者養母不仕以終其身者也益陽胡文忠公之解館職也歸而養母奉母復出中興首勳天下稱焉是時仕將已奉母以終其身者也世有母疾不顧走京師者有母招以書不歸者是忘親也有仕而乞養養未終復求仕者是巧於仕而不誠於養也孝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則仕事親則不仕歸於立身而已矣忘親與不誠於養不足

與言立身也交忠與三子仕不仕殊其立身一也立身如何行道而已矣道可仕則仕道可止則止道立則身立身安則親安孟子論不孝有五未嘗及仕不仕古之聖賢盡事親之道視棄天下猶敝屣仕宦奚重故養親者立身焉養志焉奚以仕奚以不仕覲虞善予言乃書以爲序

陳息凡鴻爪圖序

息凡子生西南之徼游天子之都剖符西蜀陞躬康獻舟盡三峽歸自於越浮大海而東馳戎軒於大河之北

戡亂於滄州而稅駕於平棘之山自以爲窮當日之樂玩物之變而未有已也工人圖之已爲之歌使其友和之客有笑者曰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今息凡子求備於物猶役於形骸觀彼物之變而未始無故也則安知我之無故乎哉息凡子問子黃子子黃子曰是乃所謂游是乃所謂觀夫列子之不知所適不知所眡也無不適也無不眡也無不適則有適矣無不眡則有眡矣有生於無無無而爲有有而復歸於無天下之至變也夫變生於故有故非變無故亦無變故與故因

而變不可勝窮能進能退能難能易能貧能富能文能武無不能也而無有能是備物者內觀之鏡也而游云乎哉而觀云乎哉

談瀛雅集圖序

同治八年冬朝鮮吳亦梅樞密奉使來京介劉子重刑部請予題其相國李石坡先生之像爲書言石坡爲治能尊孔孟之道內禁邪教外禦洋夷予甚偉之爲題贊以去其明年十月李敬之鴻臚以請頒朔來奉石坡書遺予因識敬之先後邀集同人爲文酒之會縱談及東

方開國三千餘年廢興分合源流本末及今朝鮮禮制軍政山川人物凡所考詢隨筆條答而端坐終日曾無怠容殆無愧古所稱博物君子不忘恭敬者吾嘗讀聘義論至大之禮非强有力者弗能行因推及夫勇敢立義之意謂勇敢强有力者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今石坡之閑邪衛道御强寇而固封疆豈非所謂勇敢强有力者哉然非亦梅敬之之賢亦烏能知其相國爲治之本而稱之無溢美也昔管仲爲相而齊始强子產爲

政而鄭始固其時兩國若隔朋賓胥無游吉子羽之屬類能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楚人始終春秋抏於齊疲於鄭不能肆其飄食并吞之志然則使者之賢固以其執政之賢所由致歟予因與敬之雅集而爲之圖因并述其相國之烈爲他日紀三韓之事有所考也同集諸人各疏鄉貫於後

楊寶臣字湘鈞福建邵武人前官山西河東道

方宗誠字存之安徽桐城人今官直隸候補知縣

陳寶箴字又銘江西義甯人今官湖南候補知府

陳錫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今官四川候補知縣

曹登庸字蘇溪河南光山人前官京畿道御史

蕭晉卿字敔庭湖南長沙人今官翰林院編修

張堪庶字旣林湖南醴陵人舉人

李汝南字湘石四川溫江人舉人

黎宗嶬字心印湖南瀏陽人今官兵部主事

黃自元字覲虞湖南安化人今官翰林院編修

丁萶綬字竺雲湖南長沙人今官戶部主事

徐樹鈞字叔鴻湖南長沙人今官戶部主事

黄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人今官翰林院編修

國瑾字再同國瑑字恭甫皆彭年子

右先後與會者十五人

畢應辰字星樓雲南昆明人今官候補御史

劉銓福字子重順天大興人今官刑部主事

路朝霖字訪崖貴州畢節人今官戶部郎中

李揚華字靜軒湖南清泉人今官兵部主事

右題冊而未與會者四人

老子釋序

老子深於禮當周末文勝以爲非制禮之本意也於是返而求之秉其要執其本追溯乎有禮之先以明所以制禮之意而立言之激至於崇尙虛無則所謂矯枉而過乎正者吾孔子先進野人及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之論蓋猶竊比之意爲得老子之旨而無過正之失莊周得其體其失也放韓非得其用其失也刻故史記取莊韓與老子同傳明夫爲老子之學有此二家其得失固可攷而見也後世明老子者寡河上公託之神仙事尤不經唐人君奉老子爲祖而信神仙之術於注本獨重

河上公然取陸德明釋文所引河上公本與今本校復多不合是今所傳河上公章句亦非唐時舊本故精於攷古者謂老子竄亂至不可讀於是讀其書者以意定之嚴氏分七十二章吳氏分六十八章王氏司馬氏雖不分章而注意與河上公八十一章相合近時姚氏更爲斷章或數字或數百字以爲老子章義盡說愈多而旨愈晦矣問盲子之釋老子也以爲欲明老子之義當先攷老子之文其文如雲龍東鱗西爪不可端倪於是即河上公所分章執其端以引其緒先釋句讀次釋其

文使讀者知文理之接續血脈之貫通然後因是以求作書之本旨有類朱子章句中庸之法而以率性釋常道謂視性變文之謂常視率變文之謂道尤得中庸載入禮經之意學者苟能如問盲子之用心由是祛俗說之訛謬攷古本之異同究道德之本旨於以窺先王制禮之本原其於君子南面之術庶有裨乎問盲子卒後數十年其子同楨奉遺書介方君存之來請因爲之序問盲子者張其姓元衔其名桐城人別有壹圃集五卷

重刊日知堂集序

子修畿輔志搜訪故籍寓書方君存之求東強鄭司直先生遺書方君得所爲日知堂集乃宋集先生家世治行爲事略上布政使總督聞於　朝請祀鄉賢祠復編次文集去其誤編入集之呂氏實政錄諸篇釐爲四卷命予子國璉校而刊之予攷先生所著書已收入四庫者有朱子學歸政學錄未收入者有孫子彙徵刑戒今皆不傳第就文集而論讀學歸序可以觀力學之勤讀政學刑戒諸序可以觀爲治之本讀與當侍御書可以觀其守讀章疏公牘可以觀其猷爲嗚呼賢哉昔我

聖祖立賢無方衆正盈朝拔茅茹彙先生以宛平蔚州武進之薦蒙　特達之知受　御書端清之賜其撫偏沅江甯又值睢州武進之後故能內不撓其志外得竟其施於是又歎　聖主之需賢與賢者之遭逢明盛行義達道蓋有天焉非偶然也

夢硯齋遺稿目錄序

奏疏八篇先生殉節後子炯編集刻於貴州門人章禮鴉復取行狀合刻於甘肅今仍子炯編集之舊先生權湖北巡撫時水災普後一疏楚人德而誦之稿佚不傳

此八篇斷自引退出山訖於殉節明先生出處生死大節舊有炯所撰記彭年撰序及錢塘陳墉所爲行狀奏稿序今附刊於後是爲夢硯齋遺稿之一

公牘八篇前四篇皆監利時事第五篇官蘭州道時事第六篇按察陝西時事第七八篇布政湖北時事先生精於吏事所至爲民興利除害規模久遠不急一時之效尤留意於救荒蓋至誠惻怛見義勇爲故遺愛在民去後見思存牘不多而先生仁心惠政大畧可覩是爲夢硯齋遺稿之二

書牘三十篇多在官之言故次公牘後致張中丞十八
書言兵事尤詳是時先生卒師剿賊孝感應山軍務由
督撫奏報張公方權兩湖總督故以書達之也先生嘗
謂公牘局於定例或不得暢達己意人多視爲具文手
札則言者易盡聽者易入通志成務莫良於斯生平最
爲留意今略依歷官前後編次致梁中丞以下三書無
關治蹟要皆名言以類附焉是爲夢硯齋遺稿之三
遺誡一卷子炯編存今仍之絕命詞兩章當入詩集以
遺誡之編爲明節也特兩存之不嫌於複云先生遭際

屯艱歿後猶有異議彭年與湘鄉新化吳郡諸君著論詳辯咸附於後是爲夢硯齋遺稿之四

雜文十六篇先生以政事節義著聞而酷嗜文字先哲遺編友朋撰著刊布闡揚稱道不倦嘗語彭年吾於古文略涉之而已故不多作所作亦隨手散去茲就子炯及友朋錄存者鈔輯之非先生意也顧所紀述義法井然多裨世教又烏可聽其散佚乎是爲夢硯齋遺稿之五

古今體詩百五十七首播雅收先生詩五十九首今所

增近百首播雅分體今略依年先後編次播雅取行狀分隸各詩後今行狀已見昭忠錄不復重出集中多綺語或以爲嫌質之伯昭子遠皆曰當存因憶道光丁未客武昌時先生與語嘗至夜分倏張目奮髯謂彭年吾少年豪放風懷諸作存篋中不欲焚棄不能似君迂若若亦勿效吾所爲嗚呼言猶在耳而先生成仁已十有二年矣古人忠愛往往託諸男女之詞非其情獨至哉今之所錄猶先生之意正於此見先生眞率簡易所以能成大節而不使後人作一曲筆也播雅載先生序傳

附刊於後是爲夢硯齋遺稿之六
詞十九闋先生精於倚聲大言見集中楚四家詞序今
所存者豹之一斑龍之一鱗是爲夢硯齋遺稿之七
穉芙詩十六首穉芙者名焯字汝立子方先生嫡長子
也道光中穉芙客京師與予共學癸卯同應京兆試予
與沈君寶鋭周君循方皆售而穉芙報罷數人者固極
相得穉芙素羸弱又抱深憂緣是鬱鬱致疾遂以客死
予嘗欲爲作傳顧語不能詳又慮非穉芙意緣是淹忽
又二十三年今乃序穉芙之詩又不能盡得所爲詩序

而存之僅從播雅掇拾此十數篇以稱芙之篤志力學
而所詣止此其傳於世者又不過如此嗚呼豈非命耶
稱芙母王早卒善事後母嘗委曲以順其歡心播雅序
傳稱其以六百金資後母家蓋一事耳至平居盡愛極
慕苦心致思每怛焉若有所忘予與交最密情最親不
能知其所以然卽稱芙之昆弟妻子亦但稱稱芙之孝
而不能言其所以孝其後母劉亦遂怡然憫然而愛憐
之也吁其至矣稱芙志尙高邁性特孤靜廣坐喧閧聞
稱芙至則噤若冰霜爲文恥蹈常襲故一語偶同前人

輒削去之泐廬沈思至廢寢食頗厭薄時藝顧爲之若不能已者豈其亟得一第以慰親心而伸己志抑所謂其憂深者其思長耶夫臣忠子孝天下之通義也求盡其忠與孝而不得而卒自勉焉而世亦莫知其忠與孝者天下之至哀也臣而以忠聞子而以孝聞臣子之所不樂矣然果終無聞於世焉又何以勸夫後之爲臣子者哉穉芙之歿子方先生哀之子既編先生遺集因倣龍學家集之例取穉芙詩附之於後使覽者知其父爲忠臣而子爲孝子咸愴遺文興懷曩夙不知涕之滂沱

是爲夢硯齋遺稿之八
昭忠錄一卷先生殉節海内哀之紀述歌詠篇什甚衆
畧就所見都爲一編其序奏稿者附奏稿後序遺誡者
附遺誡後題夢硯齋册者見夢硯齋題詞今不重出至
平時友朋投贈之作僅錄監利二篇以其關出處之節
也讀者合全集觀之可以見先生天性之純篤器識之
恢廓氣節之嶙峋而政事文章之美亦畧備焉故雖媢
嫉褊夫抳之於生前誣之於身後而卒不能奪其堅定
之志沒其忠義之忱予爲斯錄題曰昭忠匪惟慰岳珂

之徽天亦以存南董之直筆云爾

方存之先生文集序

國朝自方先生望溪以古文名天下而姚先生姬傳繼之於是天下爲古文者翕然宗桐城姬傳類纂古文詞分其體爲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天下之言古文者無異詞也予不及見姬傳及見姬傳弟子梅先生伯言伯言之言曰文有音節不可損益又曰文如紙鳶綫堅則縱之數百尋丈而不墜無綫雖求數尺之高而不可得又曰變化不可以形貌求又曰言在此而意不在此故

爲微渺由前二說是姬傳格律聲色之謂也由後二說是姬傳神理氣味之謂也吾獨怪伯言稱姬傳類纂之書謂古今文之佳者盡於是而類纂之書自周秦至唐宋八家而後所錄只震川望溪才甫三家若以爲他無足與於文章之事者夫謂爲文之法盡於類纂之書可矣謂文之佳盡於是不甚險哉且八家之後六合之廣七百年之久僅得三家三家之中而有才甫其信然乎予少嗜姬傳書覢之者有年後得交方先生存之存之固桐城之能古文者嘗師其兄植之先生以爲少學於

惜抱而不為其說所囿又嘗稱朱子之言欲修葺小文字有補於天地之間是故於經溯其原於史窮其變於諸子百家觀其通於古今君子小人邪正公私之辨治亂興衰得失之林無不詳攷而明辨之而折衷於宋儒之言以求其正猶懼其淺也縱觀古今人文集以大其規猶懼其偏也綜古賢載道之文以正其統猶懼其狹也近自桐城錄其文之善者旁及於四方賢哲友朋文字片言之美靡不備記其於姚氏之學蓋亦精之而不為所囿者而又經喪亂歷艱屯以堅其氣臨民莅官以

老其才故其於文也如長江大河而莫窺其涯涘如崇山深谷而莫測其中藏予嘗謂文以明道紀事而已言道而不依乎事則涉於空虛言事而不衷乎道則支離附會而不可以爲則故文學在聖門居四科之末而其實非於德行言語政事有所得者不足與於文學故道與事者文之實也而非明乎文之體與爲文之法者則亦莫能至焉因推闡其義質之存之以諗世之能爲桐城之學者

方哲甫遺文序

桐城方培濬字哲甫吾友存之之子也咸豐十年九月丙子哲甫卒於濟甯存之手遺文數篇示予且道其行事蓋哲甫少失恃性凝重不好弄力學嗜古年十六值桐城亂避匿山谷常以計得脫歲己未山東布政使吳公延存之教授哲甫隨侍比存之同吳公之清苑哲甫恥無事而食不來館於濟甯從一二先達講學其孤介特立如此所爲制舉文頗近唐順之馳騁議論於繩墨之閒存之積金使納粟爲國子監生應京兆試不就古文則規橅歐曾論學以立志爲宗而絕自是之見論治

歸於學道愛人嗚呼以行若彼以文若此使永其天年漸至於古之立德立言者無難而不幸短死悲夫夫吾道之窮非一日矣上焉者不得遂其致君堯舜之心犯鋒鏑罹憂患全者無幾人而泄泄鄙夫登九列長壽命頹齡餘力猶足以破壞天下國家之事下焉者流離轉徙迫於飢寒大率自好者多窮能文者少遂志業未竟中道先摧豈福善禍淫之理至是而不信不然何君子道消至於此極夫否者泰之漸剝者復之機死者不可復生吾能無概然有望於斯世也乎哲甫之病也賊自

曹州犯濟甯居圍城中其身危聞粵夷寇京師又念其父危其家之在桐城者則無日不危緣是鬱迫吐血死年二十三九足悲已予既錄其文附存之柏堂文集後復為序以慰吾存之云

夏雨軒雜文序

善學文者取古人專家之文學之不必其聲音體格之如一也然或行或止或食或寢心目手口無非一家之文則精神意致必有與之相類者矣學為人也亦然司馬之慕藺相如諸葛之自比管樂其所過不必相同其

行事或則過之或則不及而其精神氣概固若出一轍而不甚相遠使其慕之不專且篤則烏能隔數百年而相契若此此古人爲學之眞所以不可及也陳君扆凡自少以詩古文辭見稱於時其宦蜀與燕多惠政又坦易卓犖以文學潤飾吏治大遠於俗吏之所爲其始仕爲綿竹令也訪南軒先生文集及論語孟子說刻之且發明其旨謂學者能辨義利之防以無所爲之心窺先生之心卽由是以窺孔孟之心而入道予讀之而有感焉士人有志當世不克去私利之心則必無眞知灼見

確然於當世之故知所當爲有不容已者南軒坦率豪邁當時疑爲湖海之士卒能深入聖道雖經宋室衰微世道人心日趨敗壞而卓然有以自存息凡生數百載後綜其遺書篤好而表章之可不謂善學者哉息凡都所爲文若干篇問序於予予雅重其刻南軒集事故特及之至其紀傳論事之作多有資於世教覽者自知毋俟贅言

孟晉齋文集序

曩歲予客成都自秦往者競稱顧君祖香之賢又從友

人所見其翰札思見其人迨乙丑五月入秦而祖香先期殂謝良用悵慨見祖香弟子數人類皆肆力於古頗異世俗之所以為學者述其師言亦常恨不見予也心益悲之今曼叔覯察襄祖香遺集將刊以傳世屬予為序始得盡讀祖香之文深歎其志之堅且廣而惜其遇之屯死之早不惟不得行其志抑且不能竟其業固宜乎從事於文者之相與追念悼慕而若有餘恨焉然讀幽憂之論抉剔沈痼深刺腧髓使人開其聰讀周列士之傳陳古諷今激揚衰懦使人長其氣其他指事論議

之作類無不洞燭前後剖幽析微內有以抒其性情之眞而外有以維持夫是非得失之大又非僅侈詞章之瑰瑋筆舌之恢奇者則祖香雖未能盡其才之所能至其亦有卓然可傳者在矣昔葉水心序群子長集謂其見事太明量人太盡或以此疑祖香之文豈知事勢艱難之會世俗波靡之餘君子抱憂世之深心有不自覺其言之明且盡者不然祖香藜食瓢飲榮利不掛其心而顧斤斤焉與當時較短論長悲憤侘傺奚爲也哉予既與祖香神交又感觀察篤於死友之誼遂不能已於

言

小隱齋制藝序

今之爲舉業者取近人之文排比其字句調協其聲音以爲盡揣摩之術及其不售則詆衡文者爲無識謂文章爲不足憑是大不然言者心之聲也言不足以發志於是文以足之志者文之實也文而無實是其中本無志也吾本無志烏能與衡吾文者之志相感發哉吾年丈王重三先生壯歲試禮部天下稱名元焉奉親里居不樂仕進教授畿南垂四十年子若孫登賢書貢成均

遊庠食餼者踵相接出其門者類多掇巍科登膴仕士之求科舉者以爲精於是業也翕然宗之而先生口講指畫娓娓不倦乃不盡如世之所謂揣摩予自居蓮池與先生比鄰朝夕過從然後知先生之爲人與其文皆有其實然者其事親也孝故其文肫然而深至其持己也恭故其文秩然而有條其接物也和故其文藹然而可近其於世味雖淡而生民休戚天下安危之故未嘗不勤勤而遠慮諄諄而周諮故其文沖然而有餘淵然而不竭夫文之至者千載下見其文如見其人況生而

逊世者乎然學者讀其文不知其人則不足以知其志
即日親其人而不知其性情心術之所在其於文亦未
有能至者也先生之文每一篇出無不膾炙人口坊間
因有僞刊傳稿襲其僞而獲傳者蓋有之矣烏若眞者
之有其實然使徒於文求其實而存諸心見諸行者或
不逮焉則仍非先生立教之本意也予因先生之子若
孫與其門人編次眞稿請序述先生之爲人以啓學者
之志

耐俗軒詩鈔序

夏君範卿宰永年編録申敬立先生詩使予門人胡景桂校而刊之既成屬予為之序是集之得失與編録校刊之原始範卿既詳識矣予讀集中諸詩迷覺則識解雋感物則體察精遣意則寄託遠大鵬鳳凰兩詠則節概超紀殷仲泓送路徵吾諸詩則表揚忠孝思更深焉詩以人存即以詩論亦不朽之作也郡邑之中必有一二世家以存文獻而維風教如永年之申與柏鄉之魏簪紱兩朝族望甲於鄉里而節義文章彪炳先後幾南學者皆仰止景行焉申氏自端愍以下詩文集及所著

書采入四庫者甚眾閱時既久或佚不傳先生詩有云里巷遞悲歌後先總蕭索此固消長之理之常而故家遺俗流風餘韻之存亦官師所宜加意者範卿之甄錄是集其屬望於申氏因以及邑人之觀感用意固良篤哉

一朵山房詩集序

先君嘗語彭年曰昔者吾師小泉先生之設教也從者數百人先生語而進之培而植之各因其才之所近而成就之或言義理或言考據訓詁或言詩古文辭大印

大鳴小叩小鳴嘗慨謂俗學溺於科舉有慚進於古者則駭怪詆毀若不能容先生欲挽其頹而懼不相習乃以科舉之文爲之階梯而論古人詩與文引爲繩削焉入於大雅之林而不自知也因指手所持便面曰此先生自書所爲詩汝讀之有奇異過人者乎而按之古無不合施之今無不適乎人之意吾鄉國朝詩人漁璜爲最顯其他見於黔風鳴盛紀事諸篇者踵相接也而先生之詩平易而不弛於法於學者爲尤近焉先君自髫齡從先生遊時學中弱冠壯年者方衆先君始受書誦

諷中簃先生聞而異之曰此子出諸生上矣故周其貧乏使無廢學先君每述少時益友則唐威將公孔丈餘三徐丈毓東而師則惟先生易簣時猶稱道之彭年既與先生之子青餘廉訪締交又重以婚姻今青餘將刊先生詩集郵寄彭年審校因述所聞於先君者附於卷端蓋距先生之卒垂四十年先君之逝亦八年之久不禁愴然以悲而更歷世變猶得與青餘商量舊學以課子弟先生之教庶幾不墜是又所竊幸者也

蜀遊草序

吾師昆明黃矩卿侍郎道光辛卯督學蜀中都所作詩二百餘首爲一集是爲知疏味齋詩鈔之一師自道光丙戌通籍官近侍躋卿班　天子方嚮用師以親老乞歸養戊申歸滇咸豐中粵亂奉　詔治團練同治二年死馬榮之難生平著述已刻未刻者悉燬於火僅餘此冊及詠二十四孝帖體詩一卷嗚呼其可悲矣昔師遊蜀時距遭教匪禍已三十載天下方全盛蜀中富庶甲西南師獨愁然憂之爲詩曰事定今卅年聚落差如昔生聚多飢寒安撫費籌策又曰不務德務險袵席起劾

敵若預知蜀之將亂者不過二紀而粵寇擾東南蜀中亦蹂躪殆徧師猶及見之可不謂明智乎哉先名宦公初官考功交遊多滇人竇文蘭泉戴文雲帆及吾師往還尤密先公見師蜀遊諸作爲畫雪棧圖蘭泉雲帆紀之以詩同治初年先公入蜀佐駱文忠公幕治蜀寇得吾師在滇死事狀涕泣道前事時雲帆已先死不逾年而蘭泉殂謝彭年以丁卯奉先公喪還湘今來京師距師遊蜀已四十年師成仁已八年吾親之喪亦四年於茲矣允初邂逅出示此册相與道往年治亂平陂生死

聚散身世之故盡然傷之濡筆爲序悲從中來不覺淚涔涔下也

桐雲詩集序

同治己巳冬十月予應　召至京師寓興勝寺夜聞叩門聲急起得桐雲詩文集讀之其詞博以大奇氣縱横紙上詑以爲古之作者又耳熟桐雲名已久不知其同寺而居也比曉蹤跡得相晤落落數語而去奇博如其文逾數日桐雲又出其海上詩一卷俾讀讀竟作而言曰古所謂豪傑之士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其籌之

也常豫其慮之也必精古之深於詩者亦然山嶽之峻江海之深人情風俗之異古今治亂得失之繁以至昆蟲草木之細稽諸載籍驗諸目前有不能知則其學陋而其爲詩也必不能具天地萬物之理而觀其會通至於地之所限力之所屈氣之所懾知之所困苟無危心深慮以達之則富貴利達膠於其中俗嗜瑣見錮於其外亦孰能出其心之所得而爲人之所不爲者哉是故籌豫而後博慮精而後奇學問之道與政相通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夫達固非豫

且精者不能也桐雲其近之矣憶予昔官京師相從質論文字自吾楚益陽道州湘鄉湘陰外則上元仁和平定河間桂林馬平山阡代州黟縣諸老今存者五人湘鄉方督畿輔道州湘陰馬平黟縣則各歸其鄉追維文字讌游之樂杳不可得予方塊然獨處幸得桐雲療予孤陋而桐雲又將別予以去予既傷夫友朋聚散之無常且將拭目以覩桐雲之事功也遂書以序其詩

高秀東詩集序

高子手所爲詩一卷示予曰遇之屯矣幸序我詩他日

子孫據以志我墓焉死無所憾悲哉高子之言也古之不得於時不能行其志而宣之於詩者多矣彼其耳所聞目所見與身所值常抵於心所欲言所欲爲積之久鬱之深於是風雲煙雨泉石林木鳥鳴蟲唧無往而非愁慘之狀哀怨之音而一寓之於詩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夫詩有雅有頌固未嘗無安以樂之旨而遷以發憤一言蔽之且其言曰不得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予嘗歎其言之太過以爲處患難者未盡其道又未嘗不因其言而傷其遇也高子自

爲諸生困躓場屋者十數年及黔禍起以軍功入貲得官所遇多不合又方悼亡歎逝不勝身世之感其言之悲且憤也固宜方今黔禍益烈吾與高子一唱酬頃而故鄉安危不可知且干戈相尋又安知無文人才士墮凶殘以俱隕也豈但如史遷所遇云爾哉高子曰不然使遷當日赴匈奴致果以死固不必以空文自見矣予益悲之而無以慰之也因書以序其詩

鐵瓶詩鈔序

予不能飲而樂與人共飲故人以爲知酒予不能詩而

樂與人論詩故人以爲知詩南瞻之論詩曰詩限於時宋元之不能唐猶漢魏之不能商周也而各有其眞至者焉擬則僞矣予曰豈惟時哉地亦有之北方之詩樸以勁南方之詩華以婉人亦有之質毗陽者剛以和質毗陰者柔以厲且一身之所歷興衰顯晦屈伸離合之跡萬變而不可以常則其動於中情而形爲嗟嘆詠歌者音亦異焉强則僞矣南瞻生當嘉道盛時而困於場屋故其詩慷慨而激越中年值東南寇亂馳驅戎軒秉節贛雍稍得發抒其志氣故其詩卓犖而精奇及乎解

組養痾徜徉山澤其詩乃益皎然而清穆然而遠南瞻問論國初迄近時諸家以爲如布帛纂組之精纚纚然而各別予觀南瞻所爲詩因境而異者眞之至與年俱進者學之至南瞻又言作詩者心窮天地亙古今極幽渺而觀詩者不出尺幅之中故作詩難知詩尤難若是則予又何足以知南瞻之詩哉

香草詞序

詩亡而樂府興樂府衰而詞作其體小其聲慢其義則變風變雅之遺自皐文張氏以意內言外之旨論詞而

詞之旨始顯子嘗證成其說曰言以發志文以足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是讀詞時有所會自唐以來作者代出南宋之際厥指繁深幼安之祝英臺近則貝錦青蠅也堯章之疏影則揚水黍離也聖與之高陽臺則匪風下泉也無名氏之綠意則鷄鳴風雨也賢人君子感時觸物吟詠性情主文譎諫詩人之意猶未遠乎元明以來斯製益靡國朝自阮亭蘭次竹垞西河稚黃珂雪迦陵揚聲於前大宗仲則樊榭皋文諸人繼之於後近歲士夫競崇詞學律以意內言外之義蓋綦難焉

庚申之春羈栖清苑陳丈息凡過予論詞及南宋諸家因書所見相質即以序所撰香草諸詞集因憶息凡初奉檄之官蜀中時家君方官吏部息凡來置酒取別予時爲童子侍坐息凡盛述蘭雪子方夢湘諸老品題之重倏忽二十年諸老皆已萎謝家君尙從事海濱息凡亦方棄戎軒司牧平棘譬猶汪洋漂蕩疾風怒濤中而未知所底回憶曩昔不能無慨云

蓮池日記序

予旣應聘重主蓮池書院講席言於合肥相國曰畿輔

先儒在漢爲毛韓董盧在唐爲賈孔在宋爲邵程在金爲趙在元爲劉在明及我朝爲蔡刁孫鹿顏李地非乏才也今非異古也士非學不成學非書不廣富罕藏書貧不能置書士窘於耳目乃溺於科舉於是籌千金購書二萬卷區其類曰經學曰史學曰論文置司書立齋長使諸生得縱觀又言曰先聖垂教博文約禮湖州設規經義治事厲士以學未試以文學海詁經彪炳近代斐然成帙著作之林然課試成材非啓牖嚮學限之以命題慮非性所近也拘之以篇幅懼其辭不達也積日

而求之逐事而稽之知其所亡無忘所能爲者不畏其難教者得考其實途有程也匠有矩也於是命諸生爲日記人給以札句而易焉月論其得失而高下焉又言曰門戶不可分門徑不可不識陳言不可襲法式不可不明棄而存之刻而布之得失自知也長短共見也匪惟旌之實用勵之爲學者勗爲來者勸於是刊日記月刻一册朞年裒之爲初集

蓮池課藝序

書院月試制藝試帖舊矣當事諸公復進而試以古文

辭賦逾月院長輒選而刊之謂足盡其美乎恐不能無遺也謂可傳乎作者局於尺几迫於晷景閲而評者選而刊者不三旬而成帙未能信也然則奚爲刊之將以勵也勵以名乎操觚脫稾不逾月而傳之都邑不數月而傳之百里千里能者快於心不能者觀而感矣勵以實乎其美者人得而稱之其瑕者人得而指摘之已刊者知自省未刊者足以鑒矣勵止此乎則取前人之文日夜誦之倣而效之迨其成也足以弋取科第馳至於公卿則是教者竭其聰明才力授人以揣摩迎合之術

鏗鏘無用之文壞人才而害國家學者之誤教者之罪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文者弟子以餘力學之者也言者心之聲也文之實在行行之實在心心術端行誼立文雖不工稱善人焉況充實而有光輝文未有不著者願與吾徒共勉之

陶樓文鈔卷第九終